

南河鎮

钟宪政◎著

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南河镇:全2册/钟宪政著.--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2013.3

ISBN 978-7-5513-0440-5

I. ①南… II. ①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52746号

南 河 镇

作 者 钟宪政

责任编辑 陈明月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

E-mail:tbym802@163.com

tbwymzbb@163.com

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 核工业二〇三研究所彩印厂

开 本 72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 106万字

印 张 56.125

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13-0440-5

定 价 118.00元(上下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邮政编码:712000

内 容 提 要

拒绝了多少名门望族，美女、才女跟穷秀才却一见钟情；一举夺魁，穷秀才十年不鸣，却一鸣惊人。由妓女到老鸨，柳叶历尽了……一夜暴富，麻子余的背后却是……妓女跟嫖客竟成了儿女亲家；为争亲，他们又成了仇家、冤家；两败俱伤后又狼狈为奸，他们报复财东郭家，并殃及木匠刘家。余儿、明儿原是菊儿胡萝卜不拆把的好友，后来，她们又成了她的“情敌”；再后来，又戏剧性地成了她的弟媳……受引诱，抽大烟，讹人不成，反伤残了自己；不离不弃，招后夫，新媳妇养起了前夫。老婆早死，儿子失踪，翁媳乱伦；早上娶媳妇，晚上得孙子，后半夜却气死了阿公爹；叫短工，哥哥叫回个如花似玉的山妹；见义勇为，弟弟救了个美若天仙的雪儿。山妹对弟弟有意，弟弟跟雪儿却有约在先。儿子嫖娼，儿媳偷人，婆婆自缢……男的不务正业，媳妇红杏出墙，惊醒后迷途知返，却也十分感人。一束雷管父子、夫妻同归于尽，只剩下个名分不清的婴儿。团长一声枪响，倒在血泊中的，却是他红颜的娇妻。女儿家的新婚之夜，竟在她出嫁的十年以后。

辛亥革命西路战役，福平兵变，丰原兵变，北京政变，西安事变，豫西大战，二虎守长安，中原大战，连续三年的大旱，以及由此引发的，惊心动魄的连环疑案、血案……昭陵六骏有两骏被盗运美国；复盗时，却被陕西人民截获。日本间谍在渭北进行颠覆活动，被捕、被处死后，却引起了国际纠纷……

浓郁的生活气息，厚重的文化底蕴；别具的地域特色，独特的风土人情；巧夺天工的艺术构思，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；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，妙笔生花的语言文字；发人深思的生活哲理。绝不仅仅只是发生在小镇上的一些故事，融家长里短和历史事件为一体，融芸芸众生和风云人物为一体，以辛亥革命前后三十年为背景，作品把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生活画卷、一个原汁原味的、原生态的大陕西，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大家的面前。

引 子

打开世界地图，在亚洲大陆的东部，在太平洋的西岸，有一块美丽、富饶，而幅员辽阔的土地。凝视着浩瀚的大洋，看上去，这块沃土，酷似一昂首挺胸的鸡母。繁衍生息在这片热土上的，是一个古老而悠久的民族——华夏民族。如果是有心人，你会发现在这块热土的腹地，还有一个酷似跪俑的板块，因长期繁衍生息着秦人，这个板块被称作“三秦大地”。三秦大地位居陕州以西，所以又叫作“陕西”。在陕西的腹地，又坐落着一个古老而沧桑的历史文化名城——阳都。

人文始祖轩辕黄帝，在这里归宿；烈山氏炎帝，在这里长眠。最后一个奴隶制国家，在这里结束了它长达八百年的统治；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，又在这里呱呱问世。这里，是中华大地的原点；这里，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。带着他们的子子孙孙，世世代代数以万万计的炎黄子孙们，来这里寻根问祖，就连那些漂洋过海，长期旅居在四大洲、五大洋的华裔们，也不例外。

在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中，山之南、水之北，为阳。反之，为阴。诸如位于洛水之北洛阳、淮水之南淮阴、华山北麓的华阴等，许许多多的古地名，均源于此。但既在山之南，又在水之北，而山水俱阳的，怕只有这座古老而沧桑的历史文化名城了。

迄今，古城已有两千三百余年的文明史。包括周、秦、汉、唐在内，先后有十三个封建王朝，在这里建都。山水俱阳，又是千古帝王都，古城被叫作“阳都”，既名副其实，又当之无愧了。

古城的北面，是气势恢弘、景色秀丽的九峻山。山上，有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的，与其皇后——长孙皇后的合葬墓——“昭陵”。后来者居上，跟昭陵比，气势更加恢弘的，是“乾陵”。乾陵，是李世民的儿子唐高宗李治，与其皇后武则天的合葬墓。原为李世民的“才人”，被“子纳父妾”后，武则天又成了李治的皇后。李治驾崩后，武则天取而代之，并当仁不让地走上政治舞台，成了历史上空前绝后、又绝无仅有的一代女皇。叱咤风云，达数十年之久，致向来重男轻女的当地人，也不得不对她，敬而畏之。喧宾夺主，尊崇武则天，他们胜过尊崇李治，于是乾陵在当地，又被称作“姑婆陵”。

除唐陵外，这里，还有汉高祖刘邦的长陵，汉惠帝刘盈的安陵，汉景帝刘启

的阳陵，汉武帝刘彻的茂陵，汉昭帝刘弗陵的平陵等，九个汉代的皇陵。比汉陵更为久远的，是“周陵”。

江南的才子，山东的将，阳都的黄土，埋皇上。至于那些王公大臣，和名将贤相的陵冢，则更是星罗棋布，数不胜数。当地人更以“金疙瘩、银疙瘩，不如咱阳都的土疙瘩”，而引以为自豪。

古城的南面，是华夏民族的母亲河，黄河的最大支流——渭水。渭水，共十九条支流。包括三峪河在内，有八条支流，环绕在省府长安的周围。同渭水一起，她们共享着“八水绕长安”之美誉。渭水的冲刷，造就了富饶辽阔的八百里秦川，八百里秦川，又哺育着数千万的，三秦儿女。其流域的仰韶文化、周岐文化、先秦文化和汉唐文化，又代表着中华民族，数千年的文明。位居八百里秦川的正中，阳都古城占天时、据地利，而兼有人和。

隔山不算远，隔水不算近。源于甘肃，穿越陕西，蜿蜒一千六百余里，滔滔渭水，在给南北交通带来不便的同时，也造就了多处胜景奇观。

悠悠三峪河北来，滔滔渭水东逝，地处两水交汇处的阳都古城，是古丝绸之路的，必由之地。由于地势平坦，河面宽阔，水流平稳，南来北往的船只，多云集于此。历尽沧桑，这里自然而然地，成了一个气势恢弘的水陆码头，并独享“千年古渡”之美誉。这里车水马龙，商贾云集；这里千帆如旌，百舸争流。跟“华岳仙掌”“草堂烟雾”“灞柳风雪”“骊山晚照”“曲江流饮”“太白积雪”和“雁塔晨钟”一样，“千年古渡”是久负盛名的，长安八景之一。

渭水之阴的南河镇，是阳都古城的延伸，是千年古渡的南码头，是古丝绸之路的，重要商埠。也是西出阳关、东临中原的，第一驿站。更是南北交通的枢纽，东西物资的集散地，其繁华程度，足以跟阳都古城，相媲美。十里长堤下，荷花田田，苇叶纤纤，芳草萋萋，岸柳依依。三条长街上，那些南来的，北往的；走东的，闯西的；肩扛的，手提的；乘轿的，骑驴的；耍猴的，行乞的；说书的，卖艺的；看相的，算命的；猜拳的，行令的；偷鸡的，摸狗的；放贷的，聚赌的；讨价的，还价的；高出的，低进的等，三教九流们，更是摩肩接踵，万头攒动。几乎是凡所应有，无所不有，那些土的、洋的，富的、穷的，胖的、瘦的，高的、矮的，男的、女的，老的、少的，丑的、俏的，买的、卖的，赚的、赔的，输的、赢的等七行八业，形形色色的人们，有喊的，有叫的；有哭的，有笑的；有吵的，有闹的。跟辘辘车声，萧萧马声，滔滔水声，以及艄公们那时而急促、时而悠扬的号子声交织在一起，像十里洋场，总给人以既嘈杂喧嚣，又繁华热闹的感觉。

最初，这儿只有南北走向的，一条短街。常住人口，也仅限于当地的土著。他们一边务农，一边摆渡，过着亦工亦农的生活。后来，各地的豪门大户，也都

看好这风水宝地，于是，纷纷来此购地、置产、兴业。街道也由一条增，加到两条，不久又由两条，增加到三条。这三条街道，据说又被来自十七省，共一百单八县的人，不断地向南延伸，鼎盛时期，竟长达两华里有余。

中间的正街，是白天，最为繁华的地方。苏州的绸布，杭州的茶叶，宁夏的皮货，四川的药材，上海的金银，景德镇的瓷器，新疆的玉石，浙江的湖笔，广东的端砚，安徽的宣纸等，各色商品，琳琅满目。西安的羊肉泡，兰州的牛肉面，重庆的火锅，北京的烤鸭，天津的狗不理包子等，各种风味小吃，更是异香扑鼻。那些横的、竖的，木的、布的等，五花八门的招牌幌子上，用行、草、隶、篆各种不同的字体，或刻着、或印着、或绣着各自字号、铺面的名称。身着不同服饰，操着不同口音，拖着南腔北调，伙计相公们在各自的店铺前，热情地招揽着那些南来的，北往的客商们。

东街的晚上，是最红火的好去处。北头的五六家青楼妓院，都是雕梁画栋的，木式阁楼。朱漆大门的左右两侧，都对称地挂着两个冬瓜形的，大红灯笼。灯笼上，分别绣着“怡春院”“潇湘院”“群芳院”……灯笼下，那些穿绸挂缎，浓妆艳抹，又花枝招展的妓女们，在嗲声嗲气地，招揽着那些或大腹便便、或衣冠楚楚的，达官显贵们。南头的七八家烟馆，均青砖瓦舍。黑漆大门的左右两侧，也对称地挂着两个橘红色的，西瓜灯笼。灯笼虽不及北头的鲜亮，但每日进账的银子，却不见得逊色。这里，用不着招揽，那些面黄肌瘦的烟鬼们，会伸着懒腰，打着哈欠，又是鼻涕、又是眼泪地，送上门来。一阵吞云吐雾，在飘飘欲仙的梦境中，遨游上一番后，他们便跟换了个人似的，又变得精神抖擞起来。来时，失魂落魄；去时，又踌躇满志。

西街上，除车马店外，还有几家木匠铺，几家铁匠铺，跟几家皮匠铺。车马店除客房、厨房、车房跟草料房外，还有一些高大的仓房，跟一些简陋的圈场。客房是通铺，厨房一日三餐，是大锅饭。专供那些伙计、相公跟小商小贩们，前来歇脚，用餐。那些东家掌柜，那些富商大贾们，早已住进了正街的酒楼，或者是饭庄。有的干脆包上一个妓女，住进了东街北头的，青楼妓院。这里除各种工匠，跟三个一团、五个一堆聚在一起，揽工的苦力外，还有成群的骡马、骆驼，和牛羊。街上充斥着牲口的臊味，跟粪便的臭味，就连那些衣衫褴褛的乞丐们，都少有光顾。显得，萧条了许多。

这里，有悠久的历史，有灿烂的文化，还有美丽而动人的故事。

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渭水上游，距南河镇不远处，有一巨石。巨石上，有一双尺二长的脚印，据说是姜子牙用无饵的直钩，在距水面三尺的地方垂钓时，留下的。为兴周灭纣，西伯侯姬昌踏破铁鞋，终于在这儿，访到了这位异人。为一显诚意，弃骡马，姬昌亲自驾车，将子牙，拉往西岐。求贤若渴，因心

切力猛，途中，一根纆把粗的麻绳竟被他，拉为两段。问他拉了多少步时，姬昌摇头说，他只顾拉车，不曾记得。闻言，子牙笑道：“侯爷无心，子牙有意。不多不少，整整八百步。”见姬昌不解其意，子牙笑着又道：“一步一年。侯爷的江山，将是八百年。”闻言大惊，欲结绳再拉时，姬昌，却被拦住了。子牙道：“不必了。此乃天意，非人力所能违也。”言毕弃车，携姬昌，一路腾云驾雾而去。

西周，加上东周，果然是八百年。后人暗暗称奇，于是将此地，叫作“断村”。后似觉欠妥，又改“断村”为“段村”。在这个所谓的段村中，其实，并无一户段姓人家。

第一章

是渭水的一条支流，三峪河所以被叫作“三峪河”，是因她源于秦岭北麓的，三个峪口。西边的峪口中，清泉叮咚，溪流潺潺，滋养着大片的石榴树。夏日里，石榴花花红似火，故名“红峪”。东边的峪口中，飞瀑直下，如高山泻玉，滋养着漫山遍野的紫薇，故名“紫峪”。中间的峪口中，溪流如练，水声淙淙，兰花遍布，幽香扑鼻，故名“兰峪”。

据说，是药王孙思邈的后裔，专治各种疑难杂症，兰峪中，有一位仙风道骨的采药老人，人称“老神仙”。这老神仙年逾五旬，膝下却只有一女，年方二六。因长得娉娉婷婷，又若兰若玉，取名叫“孙兰玉”。孙兰玉正值豆蔻年华，又出落得如花似玉，她不但人材出众，而且琴棋书画，无所不能。羡慕之中，遗憾之余，红峪跟紫峪，竟各自给他们演绎出一段传奇的故事，并塑造了一个，绝代的佳人。

红峪的故事，取材于《周亚夫军细柳》的典故。出红峪不远，有一个叫作“细柳营”的村庄，据说，是汉文帝刘恒时，大将军周亚夫的，屯军之处。因获罪于汉景帝刘启，后来周亚夫，竟被祸灭九族。其中一人，因逃入红峪，才幸免于难。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之地，这个族人夜宿山洞，以打猎为生。跟一般猎人不同，他专门猎杀那些凶残成性的，虎豹熊罴，而对那些温顺弱小的动物，他却却是，呵护有加。一年冬天，见一只梅鹿，被冻得奄奄一息，他立即将其抱回，放在了他的热炕上。第二天醒来时，猎人不由，大吃了一惊。原来躺在他身边的，竟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，而那只梅鹿，却不知了去向。惊问其故时，姑娘含羞带臊地，告诉他说：“奴家，叫鹿梅。在山中，父母已修炼了，九百九十九年。就在只差一年，便可得道成仙的时候，他们竟被几条恶狼，给吃了。是恩人，打死了那几条恶狼，给奴家的父母，报了大仇。心存感激，小女子，却无以为报，今以身相许，誓跟恩人相伴终生，永不分离。”

一年后，鹿梅给猎人生下一女，取名“红玉”。为将门之后，十八般武艺，这红玉姑娘，无不精熟。既有倾国倾城之貌，又有沉鱼落雁之容，她应是周亚夫的，第九十九代玄孙。

后来者居上。紫峪为他们演绎的故事，塑造的佳人，则更加的邪乎。

出紫峪不远，也有一更大、也更为久远的村庄，叫作“镐京”。镐京是西周





的京城，又名“西都”。周平王姬宜臼东迁洛邑时，不想大内却忙中添乱，连连出事。嫔妃所出的小王子，突然去向不明，其乳娘，却被杀死在宫闱之中。

宫里，小王子一人失踪，紫峪，却多出小夫妻一对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在自己搭起的茅屋周围，小两口，又竖起了篱笆、柴扉。不久，新开的坡地上，长出了五谷杂粮；栏里，传出了猪叫；架上，也有了鸡鸣。

山里人厚道，对小夫妻编造的身世，他们竟深信而不疑。更没料到小伙子，竟是来自宫里的小王子，而小媳妇，则是小王子的乳妹——他乳娘的女儿。

从来，都不曾见过生母，小王子是乳娘屎一把、尿一把，拉扯大的。跟乳娘的独生女青梅竹马，他们从小，就有了感情。每当小王子问起生母时，乳娘总是闪烁其词，说她死于难产。背过小王子，她却又偷偷地抹着眼泪。

成人后，小王子终于看出了，其中的蹊跷。情知隐瞒不过，在他的再三哭求下，乳娘这才抹着眼泪，冒死将其生母在争宠失利后，又被凌迟处死的真情，一五一十地道了出来。

复仇的计划，跟灭口的阴谋，在同时进行。当小王子杀死受仇家指使，处死他生母的真凶时，仇家也派人杀死了他的乳娘。原想拼个鱼死网破，却突然想到，乳妹尚有危险。小王子只得放弃拼杀，并抢在仇家的前头，将乳妹带进了紫峪。庶民的生活，虽清苦了许多，但小王子跟他的乳妹，却是两情相悦。他们男耕女织，夫唱妇随，倒也，乐在其中。锦上添花，不久，他们又有了女儿。给这个掌上明珠，他们取名“紫玉”。这紫玉原本就是，金枝玉叶的公主，她长得国色天香不说，还聪明过人。朱唇赋诗词，她出口成章；挥毫作书画，她丹青生动。应是周平王的，一百三十八代传人。

在红峪跟紫峪人的口中，两位绝代佳人还被羽化，而成了神仙。分别被尊为“红衣仙子”和“皇姑仙子”，他们还给她们，分别建了庙宇，塑了金身。先看这红衣仙子，只见她粉腮、朱唇，柳眉、杏眼，金盔、银甲，头戴雕翎，身披绛红色斗篷，按剑稳坐在虎皮交椅上，英姿飒爽。身后的大屏风上，一只斑斓的上山虎吊睛白额，回眸眈眈。宽大的红木公案上，左侧用黄缎包裹着的帅印，大如覆斗。右侧的牛皮锦盒描龙绣凤，满插着令旗令箭。居中而立，一少女女将，怀抱龙泉；分列左右，十八名巾帼，盔明甲亮。廊下，刀、枪、剑、戟、斧、钺等十八般兵器，一应俱全。门外正中一铜香炉长八尺，宽四尺，香烟缭绕；两侧合抱粗的大柱上朱漆描金，有对联一副，龙飞凤舞：

飒爽英姿，将门有虎女

国色天香，水中出芙蓉

再看那皇姑仙子，头上的凤冠，珠光宝气；身上的霞帔，画龙描凤。端坐在龙凤宝座上，她端庄秀丽，雍容华贵。身后的屏风上，丹凤朝阳，栩栩如生。手执香扇，一对宫娥，侍立身后；怀抱如意，两个彩女，分列左右。左边的九个女官，人人皆闭花羞月之貌；右边的九个女官，个个均沉鱼落雁之容。门外正中的镀金香炉长九尺、宽五尺、重千斤，寓意着，九五之尊。两侧木桶粗的大柱上，亦有朱漆描金，龙飞凤舞的对联一副。

龙生凤养，丽质原是天生

金枝玉叶，雍容亦非地长

三水交汇处，有个村落。在民间文化的影响下，其名字，也不断地演变着。最初，叫“三峪口”，后来，又被改称为“三玉口”。三峪河也数易其名，先被改称为“三玉河”，后来，又被改写为“三女河”。

自南至北，蜿蜒八十余里，三女河流经细柳、镐京、秦镇等地后，于南河镇下游的不远处，注入了渭水。

无独有偶。在下游，在两水的交汇处，也各有一村。位于三女河以东的，叫“河东堡”；位于河西的，叫“河西堡”。

虽是个有上百户人家的大村，但河东堡值得一提的，却只有两家。一家是村里的首富，人称“财东家”；一家是村里的至穷，人称“秀才家”。除务农外，在南河镇，财东家还开了个大药房，名曰“济生堂”。子弟均聪明好学，是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，但除祖传的几箱子书籍外，秀才家却几乎一贫如洗，家徒四壁。似乎无意中，得罪了赵公元帅，秀才家历代子弟在中了秀才后，均因家中无力供给，而不得不半途而废，尽弃前功。似乎不经意中，得罪了文曲星，财东家的祖坟里，向来，没有出文人的脉气。不惜重金，老财东给小财东，请来了最好的先生，但小财东却还是连《三字经》，都念不下来。后经先生提醒，老财东又恳请秀才家的子弟，前来陪读，小财东这才勉强地读完了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。结果秀才家的子弟，中了秀才，而财东家的子弟，却还是个童生。

有锅盔的没牙，有牙的，却没锅盔^①。因不开窍，财东家祖祖辈辈，只能是个童生，而中不了秀才；因家贫，秀才家世代代，只能中个秀才，而中不了举人。

财东家这一代主人老财东，为人，更是善良忠厚。从他爸老老财东手里接过“济生堂”时，他发现大门两侧的对联，内容，已陈腐不堪。有心换副新的，他苦思冥想了半天，却仍然想不出个子丑寅卯。于是，只得请教于他曾经的陪读，眼下，又是他儿子先生的老秀才。给老财东的儿子小财东陪读的，是老秀才的儿





子小秀才。听说要作新对联，他顿时来了雅兴。于是，也兴致勃勃地跟着，来凑热闹。倒背双手，在药房里踱了一周后，老秀才随口，吟出了上联：

红娘子骑海马，戴金银花，当归熟地

闻言掌柜，相公们，连连称妙。追问下联时，老秀才却指了指他的儿子，然后不慌不忙，到一边，用茶去了。在怀疑的神色中，学着他爸老秀才的样子，当时年仅十二的小秀才绕着药房，也踱了一周，然后脱口而出，他唱出了下联：

大将军荷巴戟，率黑白丑，荆芥防风

闻言，掌柜相公们先是禁不住，都大吃了一惊。接着，又纷纷喝起彩来。这副对联，轰动了陕甘两省，“济生堂”也随之，名闻远近。原来其中除“骑、戴、荷、率”外，余均为中药名，共一十二味。大喜过望，当老财东拿出二十两纹银时，一老一少两个秀才，却都是坚辞不受。老财东无奈，心里，又着实过意不去，于是当众承诺说，小秀才读到哪儿，他便供到哪儿。

人穷志不短。希望儿子能继承和发扬祖德，老秀才给其取名曰“陈德润”。寓意是“不图富润屋，只求德润身”。不负众望，陈德润一门心思地，攻读着圣贤之书。敏而好学，他博闻强记，又文思敏捷。四书五经，诸子百家，他皆心领神会，无师自通。诗词歌赋，琴棋书画，他均心有灵犀，无所不能。

每年歇馆期间，老秀才都要帮财东家进山，采买药材。顺便，再陶冶一下自己。久而久之，他自然而然地，结识了老神仙。每次进山，老秀才，都住在老神仙家；每次出山，老神仙，也下榻老秀才家。一来二往中两个老人，不再只是生意上的伙伴，还成了至交好友。

这年，陈德润刚交十八，老秀才，却已年过半百。不忍老父一个人在外奔波，这次他执意要陪他，一块进山。见拗他不过，老秀才，只得点了头。于是骑一匹栗色马，老秀才在前；骑一匹菊花青骡子，陈德润，紧随其后。沿着蜿蜒的三女河逆流而上，一路向着突兀的秦岭，父子二人，迤逦而行……

八月的三女河，波光粼粼，水清见底。宛若一走出深闺的纯情少女，她一路，款款而来。水面上一对鸳鸯相依相偎，卿卿我我；空中两只水鸟上下翻飞，雄飞雌从。河湾里几个浣纱姑娘，捣衣声声；滩头一独钓老翁，悠然自得。浅流中鱼戏清莲，蜻蜓点水；岸边绿草如茵，红花点点。萋萋的芳草中，彩蝶们蹁跹起舞；盛开的花丛中，蜜蜂们往来匆忙。堤下荷叶田田，岸柳依依；堤上林荫夹道，百鸟鸣啭。不禁为景色所迷，第一次出远门，陈德润心里充满了诗情，充满



了画意。

再说这兰玉姑娘，虽没跟红玉、紫玉一样，被人们羽化为仙，也没被善男信女们奉为偶像，顶礼膜拜，她却是个娉娉婷婷，又若兰若玉的大活美人。来自四面八方的求亲者，自是络绎不绝，几年下来，光门槛，孙家就换了好几个。

提亲时，是夸不尽的富贵；娶亲时，却是告不尽的艰难。任你伶牙俐齿，任你巧舌如簧，任你说得天花乱坠，有钱的也好，有势的也罢，兰玉姑娘却只是摇头，而从不颌首。直弄得人人乘兴而来，个个扫兴而归，鞋倒是跑烂了好几双，那些媒婆们却连一封干点心，都不曾混上。

“跟红玉、紫玉一样，也成神呀！”

“女大不中留，走着瞧吧。迟早，要出丑的！”

“迟早？依我看祸根，八成，都已经种上了。”

刚被老神仙送出门，几个媒婆一边走，一边，便说起了难听话。用这些恶毒的语言，发泄着她们心中的怨气，同时也打着窗子教门听，给老神仙捎话，亮着耳朵。可怜那一对三寸金莲，却要支撑这，百二八十斤的困肉。走起路来，她们虽都是东倒西歪，摇摇欲跌，但被三寸不烂之舌，从牙缝里挤出的话，却恶毒得既能杀人，又不见血，足以置老神仙于死地。

老神仙，的确被弄得心烦意乱。老伴去世早，千辛万苦，他受尽了难肠。盼星星，盼月亮，他终于将宝贝女儿，盼到了十六岁。跟着女儿，他满以为能享上几天清福，却万万没料到她人大了，心也高了，死活的，不肯屈就。结果星星没盼来，月亮没盼来，不尽的烦恼，却不盼自来。摸不透女儿的心思，更不便多问，深不得又浅不得，左难右难中，老神仙竟不由怀念，甚至抱怨起老伴来。

有老伴在，自己就用不着，操这么多的心了。不可开交时，也有个商量，至少，能一吐自己的苦衷。要是生个普普通通的女子，也许不会有这么多的烦心事，而她却偏偏给他生了个，如花似玉的女儿。而且把所有的烦恼事撇给他，她却撒手，一路西去。

看上去冷若冰霜，心里孙兰玉，却炽热得像是即将喷薄的火山。女孩中比她大的，都抱上了娃娃；比她小的，也都有了婆家。而她却像一叶孤舟飘摇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，至今，还没个着落。并不是心高气傲，在孙兰玉的心目中，那些有钱的子弟，都轻浮得，跟鸿毛一般。而那些有势的纨绔子弟，则更是放荡不羁。虽朴实无华，那些寻常人家的小伙子们，却又是那样的俗不可耐。宁愿当一辈子老姑娘，宁愿跟老父厮守终生，为他老人家端汤送水，颐养天年，她也断不会以此冰清玉洁的女儿身，轻易地许人。

做人难，做女人更难，做一个才貌双全的女人，更是难上加难。意中的人儿啊，你究竟在天之涯，还是在海之角？



继续着他的药材粗加工，借此，老神仙希望，能排遣心中的烦闷。然而未能如愿，他完全是一副魂不守舍，又心不在焉的样子。一时不慎，跟药材棍一起，他左手的食指，竟被送进了锋利的铡刀口。“咔嚓”一声后，跟药材的碎片一起，半个手指头，竟掉进了板凳下的蒲篮。刹那间，他竟没觉得疼痛，而只是吃了一惊，回过神时，这才痛得失了声。下意识中，用右手，他握住那个少了一块左手食指。透过右手的指缝，殷红的血滴，像断了线的珠子，砸在了脚地……

“哎呀！你……”随着一声惊呼，一头，老秀才撞进了柴扉，“你！你这是咋的咧？”

“啊！咋是……是陈老弟。”老神仙道，“没……没啥。伤……伤了点皮。”痛苦中夹杂着惊喜，惊喜中，又夹杂着痛苦。他的表情，十分的复杂。

“快，快拿刀剑药！”对着身旁的儿子，老秀才吼道，“还……还有白药！”回过头，他又抱怨老神仙说，“都伤成这了，还说没啥！”在陈德润的帮助下，老秀才给老神仙，敷上了药。血，终于止住了。

“这是……”瞅着眼前的小伙子，老神仙正待问个究竟，不想却被老秀才，给打断了。

“你侄子呀！咋，不认识咧？”一面回答老神仙，老秀才一面吩咐儿子道，“润儿，来，快见过年伯！”

“年伯在上，小侄这厢有礼了。”面对老神仙，陈德润彬彬有礼地打了一躬。“哦！是贤侄……贤侄免礼。”上下打量着陈德润，老神仙不胜感慨，“两年没见，不想，都成了大小伙子！”

最后一次见陈德润，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在老神仙的印象中，陈德润，应该还是个孩子。一时着急，他的确没认出他，或者说压根儿，他没料到是他。“好个翩翩少年，竟是如此的温文尔雅！”心里赞叹不已，一时，他竟忘记了招呼客人。

楼上，兰玉姑娘先是听到老父“哎哟”一声惨叫，忙临窗看时，却见“啊呀”一声，老秀才又撞进了柴扉。情知爹出了事，她正急于下楼，不料一陌生少年，紧跟着又闪了进来。一向大方的兰玉姑娘，这时竟有些进退维谷，不知如何是好了。犹豫间，那少年已帮老秀才给她爹上了药，止了血。在给她爹打躬作揖时，他，正好面对着她。他举手投足的潇洒，他眉宇间透出的灵气，让她心中不觉怦然一动，脸上也热辣辣的，一片绯红……

“快下来，兰儿。你陈大叔来了。”楼下，老神仙催促着他的女儿。

“来了，来了！”闻声兰玉姑娘，竟有些慌乱。又是寻木梳，又是找镜子，又是……其实这些东西，她一样也不需要。这一切，都是下意识的，下意识中，她拖延着时间。借此，她想稳定自己的情绪，可情绪，却怎么也稳定不下来。尤



其这张该死的脸，它几乎在故意跟她捣蛋，总是热辣辣的，说啥，也凉不下来。磨蹭了好一阵子，待她款步下楼时，它却依然还是，朝霞一片。

“大叔，一向可好？”一边问候，孙兰玉一边跟老秀才，蹲了个万福。

“这边，这是你表兄。”指着陈德润，老神仙又示意女儿，上前见过。

“表兄……妹妹这厢，有礼了。”施礼后，孙兰玉不好意思地，低下了头。忙以礼相还，陈德润也羞涩地，侧过了脸。

相对一视，两个老人，都似有所悟。忙替女儿解围，老神仙道：“兰儿，还不快去沏茶。”闻言，老秀才也附和道：“好，好。一路上，还真的有些口渴。”怀着既复杂，又矛盾的心情，在两个老人呵呵的笑声中，转过身兰玉姑娘，去了厨房。

第二天出门收购药材时，老秀才正要招呼儿子，不想，却被老神仙摆手给制止了：“下次吧。虽说成了大小伙子，却没岁。让娃，先歇息上一天。”

楼上，兰玉姑娘心旌摇荡，若春树临风。翻来覆去，昨晚她一宿，都不曾合眼。既然睡不着，她索性爬起来又是梳头，又是洗脸。梳洗完毕，坐在窗前，望着南山那黑黝黝的剪影，她一门心思地，想着心事。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在她最失意，也最无助的时候，仿佛是自天而降，陈德润撞进了柴扉，也撞进了她少女的心扉。从仪表上，她断定他是个有教养的谦谦君子，学识如何，一时，她却又拿不准。于是准备找个机会，先试探他一下。

机会，机会还用找吗？眼下，不正是天赐良机吗？但樱桃好吃口难开，初来乍到，就跟人家谈经论典，这，合适吗？如果他学识平平，哪自己，又当如何？难道，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孙兰玉一时，竟没了主意。以后……以后再说吧。在极度的矛盾中，她准备打退堂鼓了。

以后，还有以后吗？他能在这儿，待多久？以后，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吗？媒婆们，那摇唇鼓舌的样子，有钱子弟们，那轻浮的样子，纨绔子弟们，那放荡不羁的样子，寻常人家小伙子们，那俗不可耐的样子，交替地在孙兰玉的眼前，浮现着，晃动着。

孙兰玉啊，孙兰玉！你已别无选择，也没什么以后，错过今日，你将遗恨终生。在心里，孙兰玉警告着自己，她终于，又鼓起了勇气。

“表兄，麻烦你，过来一下。”楼上，孙兰玉羞涩地道，“小妹我这里，有事相求。”凡事开头难。一声“表兄”既已喊出，她的心里，竟反而，释然了许多。“噢，就来。”不远处背对茅屋，陈德润，正欣赏着山里的景色。已陶醉其中，不想被孙兰玉的一声呼唤，又惊醒了过来。“表妹”有忙，“表兄”自然是，不能袖手了。回过头，应了一声，又迟疑了片刻后，陈德润这才折转身，向



茅屋走来。

“什么事，表妹？”不知“表妹”有什么忙，面对孙兰玉，陈德润竟有些拘谨。“也……也没啥，紧要的事。”指着竹几上的一方宣纸，红着脸，孙兰玉道，“前两天，写了一首小诗，却总觉，词不能达其意。请表兄帮忙，给看看。”她原想跟他说，请表兄，给润色润色，却不知他“水”深浅，又怕，难为了人家。难为了人家，反而不妥，于是话到嘴边，她却临时又改了口。

近前看时，见宣纸上，是一首七绝。无需细看，光那几行隽秀的柳体楷书，已让陈德润禁不住，大吃了一惊。

窗后青山翠如屏，门前绿水明若镜。
深谷幽兰香阵阵，涧畔枫叶火样红。

细细品读，陈德润连声称赞说“好诗！好字！”受到夸奖，孙兰玉反而，更加地不好意思了：“表兄，莫光拣好听的说，还请，不吝赐教。”闻言，陈德润忙道：“赐教不敢！和一首，或许凑合。”说着顺手，他又铺开一张宣纸。

挽起袖子，在一旁，孙兰玉磨起墨来。只见她小臂弯弯似藕，十指纤纤如玉。展纸秉笔，凝思了片刻后，陈德润笔走龙蛇，力透纸背。一副字有俯仰，笔有虚实；墨有浓淡，行有疏密；落款补白，印章点睛；浑然一体，又气象万千的行草书四尺斗方，已跃然纸上。

屋后蓝天翠如屏，山前皓月明若镜。
东海日出波粼粼，西山落晖火样红。

“让表妹，见笑了。”搁下笔，陈德润自嘲地憨笑着。

“呀！表兄果然文思敏捷，又胸怀博大。”一旁，孙兰玉看得呆了，“既语出惊人，又落笔不俗！”惊醒后她不由自主地，扼腕赞叹起来。

“表妹，你也莫光拣，好听的说。还望，不吝斧正。”闻言陈德润，更加不好意思了。“能否赠与妹妹，以为留念？”爱不释手，孙兰玉是答非所问。“胸无韵律，信手涂鸦。”陈德润笑道，“妹妹，又何必客气？”这时，他已不像刚才那么的，拘谨了。

“真的？”闻言又是惊，又是喜。说着，那张墨香四溢的斗方，已被孙兰玉，贴在了她的胸口上。

“妹妹，你……”看着挂在墙上的琵琶，陈德润的一句话，还没说完，不想却被孙兰玉，给打断了。

“表兄稍等，待妹妹，为你奏上一曲。”收起斗方，又藏入香囊。顺手从墙上孙兰玉，摘下了琵琶。只见她凝神敛气侧身坐，怀抱琵琶半遮面，转轴拢弦三两声，曲调未成先有情。

空怀凌云志	却是女儿身	
无奈扮须眉	偏遇忠厚人	
意先结金兰	徐徐图婚姻	
憨郎惹人爱	爱为怨之根	
只知手足情	不解弦外音	
相送十八里	难舍又难分	钹钹
百般相喻示	费煞奴家心	

玉手琼指，孙兰玉轻抚慢捻；朱唇皓齿，她含珠吐玢；铮铮，琴音若泉若溪；婉婉约约，歌声如诉如泣。融入其中，孙兰玉，已是泪眼婆娑。一曲唱罢，衷情诉尽，陈德润感动得，眼圈都已红了。“好一个‘十八相送’！”陈德润由衷地赞叹着，“来而不往，非礼也！待愚兄，也回赠妹妹一曲。”说着，兄妹二人互换位置。从孙兰玉手中，接过琵琶，陈德润忘情地，拨动了琴弦。

绿树不语连理枝，	红豆无言知相思
戏水鸳鸯结双对，	愚兄为人却无知
一错再错恨千古，	相逢相处不相识
楼台一别梦方醒，	贻误贤妹悔恨迟
化作彩蝶伴君舞，	今生错过待来世

凄凄惨惨戚戚，哀哀楚楚切切。抚琴瑟而动真情，陈德润已热泪盈眶；闻弦歌而知雅意，孙兰玉也泪眼婆娑。一曲未尽，四只胳膊，已紧紧搂在了一起。咣当一声，琵琶砸落在楼板上……

既无父母之命，又无媒妁之言，更无庚帖，以供交换，高雅的爱慕之情，油





然而生。一把琴，两支曲，在少男少女的心中，便激起强烈的共鸣，成了爱情的使者。两首诗，两副字，更是代表两颗赤纯的心，成了婚姻的信物。超凡的爱慕，充满了诗的激情；脱俗的婚姻，步入了画的意境。

圣洁的爱，可遇而不可求！

老神仙、老秀才喜结秦晋的事，深深地，触动了老财东。生意上的往来，让他跟老神仙的交往，远比老秀才，要早得多。曾多次见到过人才出众，又聪明贤淑的孙兰玉，老财东暗想，若能跟老神仙结为儿女亲家，自己将不但有一个令南河镇，甚至令阳都古城方圆数百里，人人瞩目的儿媳妇，而且深信凭老神仙的那手绝技，让济生堂名闻天下，也并非没有可能。老财东也曾多次鼓足勇气，准备跟老神仙提亲，但一看孙兰玉那矜持而不可企及的样子，若釜底抽薪，他一下子，又凉了半截。多少名门望族，多少王孙公子，都被她拒之门外，而他的儿子郭福寿至今，却连个秀才，都没中上。万一被老神仙或者孙兰玉谢绝，他想，即便他们的言语再婉转，即便天再大，地再阔，他这张老脸，也将无处可搁。

“把他家的！”不止一次地张开嘴，老财东，却难以启齿。犹豫间，不想竟被陈德润，给捷足先登了。孙兰玉、陈德润一见钟情，完全出乎了，老财东的意料。由遗憾，到失望，由失望，到懊悔，由懊悔，再到妒忌，老财东的心里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。毕竟是个厚道人，在遗憾、失望、悔恨、妒忌了一段时间后，老财东终于，还是想明白了。陈家父子给自己，帮过大忙，老神仙又是跟自家，合作了多年的伙伴，陈德润、孙兰玉更是郎才女貌，两情相悦。他们的天作之合，无论对他们，还是对自己，都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。凭儿子的德和才，即便自己不顾老脸，冒昧地跟老神仙开口，其结果十有八九是，自家伤脸，又坏了大家的交情。退一万步说，老神仙要是跟别的什么人，结了亲，他还能像跟老秀才结亲那样，更为方便地，帮助自家吗？不怨天，不怨地，只怨自家的祖坟里，没这个脉气。

说到底，银钱只不过是，身外之物。它永远无法跟人的德和才，同日而语，相提并论。对一老一少两个秀才，老财东依然是，关爱有加。一改既往的淡漠，对前来给儿子提亲的，他变得格外的，热情起来。

老财东的儿子郭福寿，如今，已经是济生堂的少东家。加上老财东的热情，上门提亲的，自然是越来越多了。其中巴结得最紧的，有两家。

“柳春院”的老鸨，名叫柳叶。这柳叶，原是一个良家女子。早年，为逃水患，一根扁担，她父亲一头挑着不满两岁的她，另一头挑着一条跟鱼网差不了多少的，破棉絮，她母亲夹了几件破衣服，一家三口沿门乞讨，由河南辗转，来到